

# 《風起隴西》：豪情還剩了一襟晚照



【北京青年報】《笑傲江湖》被拍成電影，流傳下來一首歌：“滄海一聲笑，滔滔兩岸潮”，最後是“豪情還剩了一襟晚照”。香港才子黃霑的詞，無盡的淒涼之意，再怎麼笑傲，走到江湖深處，還是告別的手勢。

不可思議的結尾

劇集《風起隴西》結尾，屢建功勳的間諜荀詡被派往吳國繼續自己的事業，望着江面遠處的太陽，光綫照在他的臉上，一副躊躇的神態，心中應該也確沒有多少告別江湖之意，而是對身邊的摯友陳恭留下的舊部說，這次你不是隨員，而是有職階的，是運籌帷幄的姿態。很多人稱贊這個結尾好，不落俗套。

祇能說這個結尾與我設想的不同，劇集裏的主要人物，白宇扮演的荀詡和陳坤扮演的陳恭，可稱生死之交，雙方聯手整肅了蜀漢內奸，讓曹魏經歷了重大損失。沒有想到，這個任務是以喪失自己人的生命為代價的。陳恭為了讓蜀國的道統進退有據，祇能犧牲自己的姓名，功成而不能身退，反倒是獻祭給了朝廷爭鬥，陰謀詭計，無盡的淒涼之意。荀詡卻繼續賣命于這個系統，有點強扭出來的感動，直覺是一碗兒出來雞湯。

當然，就此隱身江湖，估計也落了俗套。如果我是導演也會兩難，三國之世，頻繁的戰爭與死亡讓人們的倫理觀顛覆，生死觀巨變。曹氏父子的古詩中，最能看到那種慷慨悲歌的情懷，死亡不再是一件難以容忍的巨大變故，而是隨時可以發生的人生選擇。也許，建立在這種前提下，輕生赴死不再難以忍受。荀詡也許理解了自己的朋友的選擇，才拒絕歸隱，還能信心滿滿地接着赴任。

但無論如何，廟堂之上的權謀陰影，鉤心鬥角，才是每個為廟堂籠罩的小人物心中暗影，甚至整個劇集，全部在講這個嚴肅的事實：幾乎沒有人能逃過來自暗處的陰影重疊，可以說，外部的間諜威脅，遠不如內部的廝殺來得厲害。

作為系統內部的間諜，面對的不再是家國大義之爭，而是被放置在一個絞殺系統，隨時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暗箭，這個系統內要生存的難度，顯然大於一般故事裏的間諜機構。多重威脅裏面，來自同層職員的監視和叛賣，來自上級官員的收買和出賣隨時要面對。來自高層的巨浪翻滾最為驚駭，一個密詔，可以毀滅一半的競爭對手，隨時隨地的權力角逐，被波及都是沒頂之災，均比敵國的威脅要讓人害怕，“攘外必先安內”，成了生存原則，而不再是一種戰略選擇。

這個主題並不陌生，事實上，無論是好萊塢的諜戰系列，還是本土電視劇前些年精心構造的諜戰世界，如《潛伏》《懸崖》，都在描繪這種危機四伏的結構，但這些劇集背景是距離我們較近的時代，而不是已被神化的“三國”時代。

馬伯庸的“索引”

羅貫中的《三國演義》基本將蜀漢作為正面典型。在那個敘述系統中，諸葛亮的北伐失敗，最大原因並不是內部人的作梗，而是“天命所依”，沒有道理可講，我們也習慣性地接受了這一概念，相信了諸葛亮的英明神武，也相信了蜀漢的天然正義，基本上沒有往歷史深處走。猛一眼，觀看到這些灑着淋漓鮮血的內部仇殺的時候，不由有點吃驚，居然是這樣的？但接着一想，為什麼不是這樣的？

誰不曾設想過劉禪與諸葛亮的矛盾？作者馬伯庸大膽套用了三國演義中的另一份密詔，漢獻帝給劉備的密詔，來突出後主對諸葛亮的猜忌，用詞直接將諸葛亮比喻成了曹操；李嚴“胸有鱗甲”是見于正史記錄的，而且也確實因為糧草供應失誤受到貶斥，這裏，他和諸葛亮的矛盾，被從不露面的後主利用，放大了朝中主要矛盾；後蜀朝廷的各方勢力都在蓄勢待發，形成了一種新的結構系統，甚至先主劉備也知道這一矛盾，而留下李嚴制衡諸葛丞相。馬伯庸說自己架空了歷史，包括“司聞曹”這些名目都是編造，但是這裏面的編造，似乎都有一些隱約的歷史事實打底，他放大了我們的懷疑，坐實了我們的猜忌，甚至直接用劇中人物的臺詞說，書裏記載的都不是真實的，你要知道的真實是隱藏在背後的，直接為自己的狂野猜想蓋上了章，也許這裏才是被遮蔽的歷史。

彌漫全劇的探案式的歷史糾纏，並不是考據或索引，這是馬伯庸早期的“歷史小說”。作者自叙，當時還在海外上大學，手裏有本翻爛的《三國志》，祇是以此書出發，去建立自己想象中的《三國》間諜世界。《風起隴西》我沒有讀過原著，但我確實對作者馬伯庸關注甚早。記得前些年看他連篇累牘寫他的天水之游，以為他是在收集素材，後來才知道，這次旅行之前，他已經完成了本小說創作，此次的天水之游，更多的是糾正自己之前小說中的事實錯誤。在小說中，他把天水描繪成黃土高原上的城市，而實際上，天水的地貌并非如此，有小江南的稱號——這部小說與他後面出版的歷史小說雖然不同，但是基本結構已經具備，歷史祇是酒杯，澆的是他心中的塊壘。

路陽的解讀與解構

不由想起了大仲馬的名言：“歷史是顆釘子，用來掛我的小說。”最近出版的《長安的荔枝》就是明證，盡量多的名物考證，包括城市的面貌，食物的來歷，甚至故事的主體線索也來自于幾首關於荔枝的古詩詞。但他要寫的，還是各個官僚機構裏的相害、猜忌和人心險惡，偶一出場的權臣楊國忠，也與李嚴有相似之處，屬於“暗影裏的大人物”，絕對不是漫畫式的奸臣。

不知道經歷了怎樣的過程，這部核心為“陰暗的蜀漢”的間諜劇（不是說曹魏不複雜，但確實主要人物的視角來自于蜀漢），落到了路陽導演手裏，讓人感覺是選對了人。看過路陽的《綉春刀》系列，就能明白，路陽幾乎與馬伯庸有類似的歷史觀。他們不關心傳統的朝堂正義，是非分明，胡金銓所建立的“邪惡的錦衣衛”系統，被路陽徹底解構了。在胡金銓那裏，錦衣衛代表着某種邪惡勢力，可是在路陽這裏，沒有了傳統戲劇裏的忠奸分明，祇有各種壓力之下的人性的選擇。權力天然具備了巨大的力量，吸引人、折磨人、消耗人、碾碎人，每個個體嘴上的一套，和行為上的選擇，構成了巧妙的離合系統，“心口不一”是每個小人物最典型的表現。

史書裏記載為清流的東林黨人在路陽的電影裏祇是道具，而特務機構錦衣衛，則成了人性的壓力測試機構，祇有不斷地出賣、投靠和反水，才能保證個體平安，難怪有人覺得，這是在遊戲化歷史。

這種歷史觀在《風起隴西》的整個敘述中，更為明顯，大約也是篇幅更大的緣故，大家都有更多的話說。《風起隴西》裏不少演員也參演過《綉春刀》，比如聶遠，在《風起隴西》裏，聶遠走得更遠，多面性呈現得複雜淋漓，不僅僅是“為蜀漢願意犧牲性命”的死士，也是“翻手為雲覆手為雨”的間諜機構的長官，更是隨時隨地出賣下屬的梟雄，儘管他扮演的角色不斷宣稱：為了國家大義，我什麼都不在乎，包括身邊人的生命，或者自己的性命。但事實上，哪句是真？哪句是假？私下和小舅子交流的為官之道，是不是真情流露？尤其是結局處和荀詡大義凜然的對話，不也是偽君子宣言？

鏡頭增加了歷史人物的複雜度。有一組鏡頭，拍攝諸葛亮走在上朝的臺階之上，高大的階梯，越發襯托出行路艱難，幾乎是內心鏡頭化的典型鏡頭，也符合大家心目中對諸葛亮的想象。這個小說中智勇雙全的人物，到了需要寫出師表表明心志的地步，可想而知其面臨什麼處境，這大概也是路陽對歷史的某種進一步解讀。

陳恭必須死

想要保留一絲人性的小人物，注定犧牲，這幾乎已成為路陽既定人物塑造之路。在他的作品裏，相對來說保留人性的小人物，幾乎總是要被碾碎，就算是有着自己的機智權謀，可到了最後還是難逃一死，這部劇裏最典型的的就是陳恭。陳恭的死被處理成很多面，一方面有因傷心妻子離世的求死心態，另一方面，也有為了挽救摯友而替死的勇士心態，但更多的還是內心陰影，對於陰謀世界的背離、厭倦和解脫，讓這個人的死亡不再那麼道具化，也不再那麼輕飄飄。看到荀詡與他告別的一幕，也是很多觀眾流淚的一幕，祇能如此的死亡，是全劇最重的一筆，讓整個結構脫離了遊戲化的劇情，而走向了人性的幽谷。

陳坤扮演的陳恭，前面的若干集裏，因為角色的多變性，帶着他過去一些角色的影子，比如《龍門飛甲》裏的太監和草寇。但是到了後幾集，尤其是知曉了蜀漢陰謀之後，人物更有深沉之態，一點輕浮的影子都不再出現，而是一心赴死的壯士。這樣的塑造下，白宇演出的荀詡與他的告別，才讓人印象深刻。同樣讓人欣喜的還有白宇，好人難演，尤其是前面的劇情，把他塑造成了一個近乎機械抓賊的名偵探，但是這一場裏，生離死別的臺詞一出，白宇的純真成了厚重。

馬伯庸塑造了一個歷史打底的小人物的艱難求生的疆場，路陽讓這個疆場盡量地活過來。在道具、臺詞和人物塑造上去追尋他所理解的歷史時代，但這樣的追尋也是殘酷的，越靠近歷史，就讓我們對歷史越警惕。精緻的服道化下面是機詐的人心，陰暗的人性，這和歷史書的記載不盡相同，但未必就不是一種新的歷史講述方法。（王愷）